



THE WHITE ROSE OF STALINGRAD

斯大林格勒的白玫瑰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英雄女飞行员莉莉娅

〔美〕比尔·耶讷 (BILL YENNE) 著 孙 灿 译

- ★她是历史上击落敌机数量最多的空军王牌女飞行员
- ★她 1943 年在战斗中牺牲（失踪），但是她的战机残骸和遗体却在 30 多年后的 1979 年才被发现
- ★她 15 岁单独飞上蓝天，展现出天才飞行员的潜质
- ★她驾驶雅科夫列夫战斗机，迎击更加先进的梅塞施密特式战斗机，赢得了至少 6 次个人胜利
- ★她的墓碑上刻有 15 颗星星……
- ★她在 1943 年 5 月就赢得“苏联英雄”勋章，却在半个世纪后的 1990 年最终获得追认……

航空工业出版社



THE WHITE BOOK OF STALIN

斯大林格勒的白玫瑰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英雄故事

1941-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中的英雄故事

史上战绩最佳的王牌女飞行员——
莉迪娅·弗拉基米洛夫娜·利特维亚克的真实历险

The White Rose OF STALINGRAD

The Real-Life Adventure of Lidiya Vladimirovna Litvyak, the
Highest Scoring Female Air Ace of All Time

斯大林格勒的白玫瑰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英雄女飞行员莉莉娅

〔美〕比尔·耶讷 (Bill Yenne) 著 孙 灿 译

航空工业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提 要

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莉莉娅报名参加一个完全由妇女组成的飞行团。在那里，她接受了半年的密集训练。莉莉娅在训练过程中表现出了精湛的飞行技术。她的技术不仅优于其他队友，连指导她的男教练都要逊色三分。结束训练后，莉莉娅和队友们组成了 586 战斗机团，在距离斯大林格勒 200 英里远的萨拉托夫开始了战斗。她们昼夜轮班坐在雅克 -1 战斗机的座舱内待命出击。天才的女飞行员莉莉娅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以一对十二，在战斗中失踪，几十年后，人们在她战斗过的地方发现了她的遗骸，失踪的女飞行员获得国家最高荣誉——金星勋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斯大林格勒的白玫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英雄女飞行员莉莉娅 / (美) 比尔·耶讷 (Bill Yenne) 著；
孙灿译。-- 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7.8

书名原文：The white Rose of Stalingrad

ISBN 978-7-5165-1238-8

I. ①斯… II. ①比… ②孙… III. ①女性—空军—
飞行驾驶员—生平事迹—苏联 IV. ①K835.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51975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6-8012

Copyright © 2013 Bill Yenne

Copyright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 2017 by Portico Inc.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13, by Osprey Publishing Ltd, Kemp House, Chawley
Park, Cumnor Hill, Oxford, OX2 9PH.

Osprey Publishing Ltd, An Imprint of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All rights reserved.

斯大林格勒的白玫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英雄女飞行员莉莉娅

Sidalin'gele De Baimeigui:Di'erci Shijie Dazhan Zhongde Sulian Yingxiong Nüfeixingyuan Liliya

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 2 号院 100012)

发行部电话：010-84936597 010-84936343

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787 × 1092

印张：16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92 千字

定价：56.00 元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风中玫瑰

——一个女孩的卫国战争

我有一个心愿：坐火车去莫斯科。

那时我已经老了。须发染霜的爱人坐在对面，捧着书昏昏欲睡。

我把头倚在车窗上，沉默地握紧装满滚烫红茶的杯子。

窗外应该有雪，就像“斯大林格勒的白玫瑰”参战半年后再度获胜的地方，“广袤的平原似乎向四面八方无尽延展着，直到天际”……那是1943年2月11日，天气晴好，斯大林格勒上空飞满了苏德两军飞机：每一次引擎加速的轰鸣，每一发曳光弹的射出，都预示着将要有人永诀于这个世界。

从未亲眼得见的红场出现在我的梦里，还有金碧辉煌仿若宫殿的莫斯科的地铁站。诺沃斯洛波斯卡娅大街88号的公寓楼或许已经不复存在。当年楼下叽叽喳喳小麻雀一样玩着跳房子游戏的姑娘早已四散纷飞，一身戎装走过她们中间的莉莉娅，却再也没有回来。

莫斯科是莉迪娅（“莉莉娅”）·弗拉基米洛夫娜·利特维亚克出生的地方。这个生日恰巧与“苏联航空日”同天的姑娘，注定一生无法挣脱天空的羁绊。14岁起，她便在莫斯科接受飞行训练，与百万

同时代青年一起，从少男少女变身蓝天英雄，并最终成为史上战绩最佳的王牌女飞行员。

身为家中的长女，当莉莉娅得知公务员父亲蒙冤死于“大清洗”时，却并没有像半个多世纪后刺死辱母者的于欢一样，于绝望深重处选择毁灭他人与自我毁灭，而是穿起政府下发的军装，用侵犯“祖国母亲”的敌人的鲜血，祭奠父亲的亡魂，洗刷家族的骂名。她心中经历过的种种苦难，现在已不可考。树立在红卢奇的半身像一侧，象征着15次胜利的金星熠熠生辉，静默无言。

莉莉娅爱花，即使在残酷战争中，她也会在清晨早早来到机场，采下沾满晨露的野花装点机舱。就连她的战斗机机身一侧也出人意料地画着白色百合花，并被闻风丧胆的德军误认为是一朵白玫瑰，“斯大林格勒的白玫瑰”由此得名。战争让这些十几岁的姑娘一夜长大，剃短了头发，忍住眼泪看战友的飞机起火坠落，再将复仇的子弹射进敌人的机身。因此莉莉娅参军之后的照片，无一例外都有与年龄不相称的老成。尽管她离开人世的时候，还不满22岁。

中俄两国在历史上的相似性自不必多言，就连两国的女性，也有惊人的共同点：隐忍、坚毅、善良、美丽，随时愿意为了心中的信仰与期待，熊熊点燃自己的生命。不论是凭一己之力说服斯大林、首创3支女兵航空团的玛丽娜·拉斯科娃，还是她麾下像莉莉娅这样的“天才猎鹰”，她们虽无法选择身处的时代，却凭借自己的勇气与谋略改写了历史。灵魂深处的火花，让她们成为英雄。

《斯大林格勒的白玫瑰》是我暂别这座居住了10年的城市前的最后一本译作。动笔前，我特意从网上找来莉莉娅的照片，仔细端详。稚气未脱的秀美面庞，长相酷似著名乌克兰影星瓦伦蒂娜·波罗维柯娃·塞洛娃。一头特立独行、刻意漂白的淡金色长发，整齐地盘在飞

行头盔下。她是个爱美的姑娘，喜欢将各色降落伞布拼接成长长的围巾，也因为把军靴上的毛皮拆下来缝成大衣毛领受到过玛丽娜的惩罚。她还是个孩子，在家书中写道想念喷香的薄煎饼，还希望“老妈”能给她用碎布头做几条手帕。她也渴望爱情，在深深倾慕自己的战友阿列克谢·索洛马京离开人世之后，心如死灰，生命中只剩下飞行和战斗。可她又是杰出的飞行员，在十几岁的年纪就担任飞行学校教官，苏德开战前，一人训练出了45名飞行员。她更是命中注定的骁勇的猛士，因其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累累战功，于1990年被追颁象征苏联最高嘉奖的“苏联英雄奖章”。在对她的失事飞机和遗骨残骸长达36年的追寻中，疑点重重、谜团无数，直到今日，她的死尚未盖棺定论。

莉莉娅变成了一个神话。

你我身旁的花季少女是幸福的，她们尽情感受着当年的莉莉娅们所憧憬的“春日和暖”，无需再为面包排起长队，或为免受奴役走上战场。但你们不会知道，75年前的那个夏天，在浴血抗击法西斯敌人的片刻喘息中，战斗机女飞行员莉莉娅给母亲匆匆写去一封家书，描述了自己的一个梦：“我们走在一起，穿得漂漂亮亮的，兴高采烈，你看起来是那么年轻、快乐……我觉得无比喜悦。愿上帝让我美梦成真。”

谢谢你，莉莉娅。如今的我们，美梦成真。

孙灿

2017年3月27日于上海



莉迪娅·弗拉基米洛夫娜·利特维尼亚克，人称“莉莉娅”，是史上击落敌机数量最多的空军王牌女飞行员。尽管她在机身一侧画着的实际上是一朵白百合，却由此得名“斯大林格勒的白玫瑰”。（安妮·诺格尔收藏于德克萨斯大学哈利·兰瑟姆人文科学研究和博物馆中心）



引言

这是关于一个女人的故事，她勇于渴望成为一名战士，一半是为了捍卫族姓的名誉，因为谎言曾令她的父亲蒙羞、令族姓蒙辱，一半是为了拯救她热爱的祖国，因为一只从西方来的黑暗猛兽，长着粗厚的双翼，想要毁灭与降伏这片国土，而对于它的人民来说，这方水土就像是流淌在他们的脉搏中。

她被通俗文化描绘成“斯大林格勒的白玫瑰”，而事实上她的雅克-1（Yak-1）战斗机侧面画的却是一朵白百合。这也正说明了随着她的逝去，她短暂的一生变得比传说更加扑朔迷离。

编写神话时，事实细节可能有些碍事。而编写历史时，神话从文学意义上来说，是用来抬高特定的人和事的故事元素。纵观历史，伟大的战士，不管是女英雄还是男英雄，都因为盔甲上反射的光芒而被人铭记，也因为他们做过的好事与取得的成就被铭记。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对于她，人们所知甚少。想要窥见这个故事，既要透过她所处时代的窗户，也要透过一个幽暗房间的窗户。这个房间，就是她的人生。

关于她一生的档案寥寥无几，能想起的信息也转瞬即逝。在围绕着她的神话中，她既是客观环境的牺牲品，同时又是一名女权主义英

雄。她既是性格羞涩的姑娘，又是技巧娴熟的战士。她被看作是很多人的代表，也富有诸多象征意义。

然而，她既远比这一切简单，又远比这一切复杂。她也许永远不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寓言，而只是个朴实无华的姑娘，只不过一心想开飞机，一旦有机会开上，就开得特别好。

莉迪娅·弗拉基米洛夫娜·利特维娅克（Lidiya Vladimirovna Litvyak）被大家熟知的名字是“莉莉娅”，意为“百合”。而最好的朋友则昵称她为“莉尔卡”。依照俄罗斯的风俗，她的中间名里放入了父亲的名字弗拉基米尔作为纪念。对莉莉娅而言，个中滋味尤为酸楚，因为在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时就饱受羞辱与折磨，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惨遭逮捕、处决与抹灭，而这正是父亲为之担任公务员的国家，也是随后她为之战斗的国家。

她于1921年出生在莫斯科，确切的日子是8月18号。在她12岁生日的时候，这一天被定为“苏联航空舰队日”，也称作“苏联航空日”。这个巧合显得特别吉利，因为莉莉娅最终的确被誉为苏联最出色的空军飞行员之一。人们如今依然会在莉莉娅生日那一周于莫斯科附近的拉缅斯科耶（Ramenskoye（茹科夫斯基，Zhukovsky））机场举办莫斯科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Moscow International Aviation and Space Salon，MAKS）。

尤为需要强调的事实是，莉莉娅伴随着苏联一起成长，这是个全新的超级大国，诞生于暴力革命，从旧帝国的灰烬上创立起来。

莉莉娅·利特维娅克成名正值战时，即“伟大卫国战争（Great Patriotic War）”时期。正如最初1812年抵抗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一样，1941–45年间的苏联卫国战争也是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战争期间，民族身份的本质危在旦夕。世界上其余国家都被卷入了第二次世

界大战，但对于苏联人民而言，这是他们为反对“希特勒主义法西斯分子”而做出的强大而个人的斗争，全球冲突只能退而次之。直到今天，俄罗斯人依然将1941至1945年间与德国人的战争称为“苏联卫国战争”，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那些年刚开始的时候，民众掀起了一股海啸般的对伟大卫国战争的支持。这些支持来自莉莉娅那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听着理想化的爱国歌曲长大。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组成了武装力量的生力军，最终拯救了他们的祖国。在他们中间，不仅有和莉莉娅同辈的年轻小伙子，也有年轻的姑娘——同样数不胜数。

数以万计的那一代的年轻姑娘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战斗和牺牲。其中特别的一批，是女飞行员。

苏联卫国战争空军女飞行员的故事起源于一位杰出的军官。她富有远见、坚韧不拔。她比莉莉娅大了差不多一句，但依然年轻，在苏联卫国战争打响的时候只不过29岁。

玛丽娜·米哈伊洛夫娜·玛丽妮娜·拉斯科娃（Marina Mikhailovna Malinina Raskova）原本是一名歌剧演员，因为心怀抱负，转行做了飞行员。20世纪30年代，她就在国际飞行界声名鹊起。就在同一时代，阿米莉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这样的女性占据着报纸的头条，打破着世界纪录——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在苏联，玛丽娜·拉斯科娃也是家喻户晓的名字之一。像莉莉娅·利特维亚克这样的年轻在校女生，会把她的照片放在书包里随身带着，就像今天的孩子们对待流行歌手一样。

玛丽娜·拉斯科娃是个容貌出众、魅力非凡的女人，而且极富远见。她不仅激励着莉莉娅这一代的姑娘们去飞行和战斗，还成功地将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变为了现实：创建了全部由女兵组成的战斗兵

团，让那一代的飞行员战士有机会迸发光彩——多么耀眼的一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中，只有苏联专门派遣女性参战——也只有玛丽娜·拉斯科娃组建的苏联空军飞行团全由女性组成。其他数以千计的年轻苏联女性也参与了地面战斗，担任的角色从狙击手到坦克兵，在多由男性组成的部队中充当着绝对的少数派。

女战士们的角色不可或缺，虽然只占一小部分，而且经常被军事史忽视。从古代到中世纪，不计其数的女性披挂上阵，以个体形式和男战士们并肩战斗。上至女王战士，比如波斯的托米丽司（Tomyris）和威尔士的布狄卡（Boudica），带领军队参战。下至女性战士，从15世纪法国女英雄珍妮·阿歇特（Jeanne Hachette）到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莫莉·皮彻”（Molly Pitcher），她们都愤而起义，拿起了武器。其中，法国的“圣女贞德（Joan of Arc）”是一个杰出代表。

从18和19世纪开始，就有很多关于某些特定的女性的记录。她们中有人拿起武器保家卫国，还有一些装扮成男人，借此加入她们国家的武装部队。美国内战期间，北方军或者南方军中有许多女兵编制在册，在服了一年或更长时间兵役之后，还没人发现她们是女人。

在俄罗斯军事历史上，著名的“骑兵少女”娜杰日达·安德列耶夫·杜洛娃（Nadezhda Andreyevna Durova）可谓妇孺皆知。身为一名军官的女儿，她自小在军营长大，之后假冒成男兵入伍。从1806年开始，她多次英勇作战，被任命为军官，并且参与了1812年俄国大败拿破仑的那次战争。

然而玛丽娜·拉斯科娃对于女战士的想法，却和娜杰日达·杜洛娃有着天壤之别。在她看来，女人不应该隐藏自己的身份融入一帮男人中间。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把女性战士组织起来，和其他女性一起投身到战斗中去。在当时看来，玛丽娜·拉斯科娃关于组建女性

正规军的想法可谓独一无二，但其实并非史无前例。

纵观军事史人们可以发现，多在现代时期之前，有许多组建特殊军队的事例，其中有大量女性一直投身战场。在古代历史中——古代民间传说也免不了添油加醋——存在着许多女性战士部落的传说。其中著名的有亚马逊（又译阿马宗）女战士，她们居住在塞西亚（Scythia），大概位于黑海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对她们进行过描述的人很多，其中包括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以及后来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传记作者。虽然人们通常认为亚马逊女战士的故事带有神话虚构色彩，但大卫·安东尼（David Anthony）于2007年在《马、车轮与语言》（*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一书中写道，在黑海以北属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狭长地带发现了5处战士墓地，其中一处保留着身穿戎装的女性遗骸。

1542年，西班牙探险家及征服者弗朗西斯科·德·奥雷亚纳（Francisco de Orellana）在南美洲偶遇一个女战士部落。他们相遇的那条河因为这些女战士而得名为“亚马逊河”。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萨迦（saga）”中，比如《沃尔松格传》（*Völsunga Saga*）和《赫瓦拉尔传》（*Hervarar Saga*），都讲述了被称为“神盾少女（shieldmaidens）”的女战士部队的故事。还有些大约10世纪左右的零星记载，也描述了在战争中见到的女战士。

中世纪后期以来，欧洲甚至有了几例女骑兵团，不过其中多数都是被赐予骑士荣誉头衔，而不是真的去打仗。然而，大约在1149年，巴塞罗那伯爵雷蒙·贝伦克尔（Ramon Berenguer）成立了“斧头骑兵团（Orden de la Hacha）”，成员都是女性骑兵。她们奋力抗争摩尔人的入侵，保住了托尔托萨（Tortosa）城。

伊莱亚斯·阿什摩尔（Elias Ashmole）是17世纪英国的一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阿什摩尔博物馆就是由他捐赠手稿建成。他特别提到过这些成为骑兵的女性。“有例云阿拉贡地区‘托尔托萨之高贵女子’，约瑟夫·米切利·马科斯（Josef Micheli Marquez）乃记之，”阿什摩尔于1672年在《嘉德勋章的习俗、法律及典礼》（*The Institution, Laws, and Ceremony of the Most Noble Order of the Garter*）一书中写道，“（马科斯）徒称其为‘骑兵’，而吾有意称其为‘女骑兵’，因吾见‘骑手’与‘士兵’此处皆指女性是也。”

然而到了19直至20世纪，多数国家部队中女性正式的工种只能是医护人员。其中也有一些例外，著名的有1917年俄国女兵“敢死营”。虽然这个称呼会让人联想到B级情色片中的旖旎风光，但真实情况却平淡无奇。这些编队中，有些被直呼为“女兵营”，由短命的俄国临时政府组建。该政府于沙皇尼古拉斯二世退位后成立，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始之后就解散了。当时临时政府希望争取支持，继续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队进行斗争。1917年7月，首个俄国女兵“敢死营”还没怎么和敌人过招，就遭到了惨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依然有大批的女性在各方阵营的医疗小分队中工作。但主要作战国家也首次组建了医疗职能以外的女性编队。在美国，此类组织中规模最大的是美国陆军“妇女辅助军团”（Women's Army Auxiliary Corps, WAAC），它创立于1942年，次年改名为“妇女军团”（Women's Army Corps, WAC）。大约有十五万名“WAC”成员在美国本土及海外服役，只要有美军活动的战区，就有她们的身影，从事的工作从通讯员、书记员到情报员和后勤人员，无所不包。另一个类似的组织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妇女储备军”（U.S. Marine Corps Women's Reserve, USMCWR），由一万八千名女性组成。

美国海军起初将妇女编队命名为“妇女志愿者紧急服务队”（Women Accepted for Volunteer Emergency Service, WAVE），尽管后来改名为“美国海军储备军（妇女储备军）”（U.S. Naval Reserve（Women's Reserve）），这些女兵依然喜欢用以前那个更有吸引力的首字母缩写词，称呼自己为“WAVE”。

还有一个值得纪念的缩写词，是最接近玛丽娜·拉斯科娃理想中女性军队的美国版，叫做“女子航空勤务飞行队”（Women Airforce Service Pilots, WASP）。这些女飞行员专职负责将美国陆军航空部队（U.S. Army Air Forces, USAAF）的飞机从工厂运送到空军基地，再由男飞行员驾驶着这些飞机，飞往海外战区。在此过程中，这些女飞行员驾驶过——尽管从未参战——USAAF在二战期间使用过的几乎全部作战机种，从战斗机到重型轰炸机。

在英国，类似美国的几个组织是英国陆军“妇女辅助服务军团”（Auxiliary Territorial Service, ATS），前身是一战期间的英国“妇女辅助军团”（Women's Auxiliary Army Corps, WAAC）；“妇女皇家海军服务军团”（Women's Royal Naval Service, WRNS），更为周知的名称是“Wrens”；“皇家空军妇女辅助军团”（Women's Auxiliary Air Force, WAAF），这其实是个地勤组织，而非“WASP”那样的飞行员组织。和美国妇女军团一样——不同于玛丽娜·拉斯科娃的苏联女兵团——英国的女子部队也没有一个是允许女性直接参与战斗的。

在这些女子部队助力下取得的胜利，使得女兵为战争所努力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并没有被席卷全球的大型事件抢了风头。在美国，“WAC”和“WAVE”并没有被解散，但“WASP”解散了，而且她们的官方档案尘封了几乎四十年。二战后，世界各地武装力量中的女性成员比例比战前大幅增长，但多数主要国家却在近半个世纪里并没有

考虑过让女性担任战斗角色。

在苏联，随着苏联卫国战争的结束，大多数女兵都复员了，还留在军队里的那些女兵也从战斗部门撤了下来。玛丽娜开创的3支空军女兵团解散了，再也没有复原。仅存的少量女空军飞行员也并入了男兵部门，或被派作测试飞行员。跟西方国家一样，女飞行员很难在诸如苏联民用航空总局（Aeroflot）之类的非军事组织中找到工作。

苏联女性参战及空军女兵团的事实，战后便不再有人关注，即便在本国也是如此。飞行员取得的成就只存在于几则战时报道中，从苏联《真理报》到《纽约时报》，如吉光片羽，躲过了战时审查者的剪刀，保存在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Tsentrāl'nyi Arkhiv Ministerstva Oborony, TsAMO）以及到访者的记忆中。

在西方，苏联女子飞行员的事迹几乎无人知晓，仅有的几则报道也遭到了尘封和忘却。美国、英国、法国及其它西方国家积极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发表的那些故事自然更为关注本国的战时经历，而非那些可能发生在苏联的故事。当时正逢美苏冷战，令人生畏的“保密窗帘”和铁幕一道高高挂起。如果一件事情在苏联本土都成了被忽略的记忆，那么想在海外引起重视可谓难上加难。

1962年，位于莫斯科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了《前线的天空》（*V Nebe Frontovom*）一书，这是一本女飞行员的口述历史文选。该书编辑名叫玛丽莎·亚历山德罗芙娜·卡扎里诺娃（*Militsa Aleksandrovna Kazarinova*），曾担任玛丽娜·拉斯科娃一个飞行团中的参谋长。1971年，莫斯科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增补版。1998年，该书英文版《空战女兵》（*Women in Air War*）问世，由卡兹米拉·琴·科塔姆（*Kazimiera Jean Cottam*）博士编译。

20世纪70年代后期，玛丽娜·拉斯科娃三个飞行团中有一个的

故事开始获得特别关注。近卫第46夜间轰炸机航空团（Gvardeiskii Nochnoi Bombardirovochnyi Aviatsionnyi Polk, NBAP）的女兵们驾驶着摇摆不定的“波-2”双翼飞机（Po-2 biplane），在夜间飞过德国防线。德国士兵把这些女兵叫做“暗夜女巫（Nachthexen）”。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称呼引起了许多对二战期间的苏军有过短暂兴趣的人们的共鸣。

1981年，“暗夜女巫”甚至成了BBC记者布鲁斯·迈尔斯（Bruce Myles）一本著作的主题和标题，同名的还有一部苏联纪录片，导演名叫伊芙根尼娅·安德烈耶夫娜·兹古伦科（Yevgheniya Andreyevna Zhigulenko），她本人就曾经担任过该兵团的飞行员。尽管迈尔斯的作品被广为引用，但也受到了诸多批评，因其混淆了一些事实，并把许多受访者的名字弄错。尽管其中许多事件前后顺序颠倒，但该书的确体现了当时的气氛。

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历史年鉴的诸多事实仍然一迹难觅，尤其是军事历史方面，依然是严加看守的国家机密。就连可以通过特殊途径接触史料的苏联历史学家也必须小心行事。德米特里·沃尔科戈塔夫（Dmitri Volkogonov）曾在战时担任红军军官，后加入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担任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的传记作者。他于1991年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免职，其理由是他泄露了半个世纪前被斯大林认为是机密文件的部分细节。

苏联解体后，相对自由地查阅这些档案变得可能，但自由进入的却是一座信息的迷宫。有关“苏联卫国战争”的大多数细节资料都不完全，因为当时记录保存不稳定。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倒也无可厚非：一是战时时间紧迫，二是生怕文件中透露了过多会被盗用的信息。随